



现代汉语参考资料

（文字、词汇部分）

安 徽 大 学

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

目 录

第三部分 文 字

- 谈形、音、义……………吕叔湘(1)
- “六书”简述……………柳曾符(12)
- 试论汉字长期停滞在表意阶段的原因……………施效人(19)
- 汉字的形体结构和形声原则……………殷焕先(26)
-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……………周有光(31)
- 汉字字形发展的辩证法……………毛凤阳(42)
-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……………王 爽(70)
- 文字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改革……………章 章(84)
- 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记……………王 章(93)
- 汉字改革问题……………吕叔湘(98)
- 关于文字改革的误解和理解……………周有光(109)
- 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叶籁士(117)
- 汉字字形的性质……………殷焕先(127)
- 正字法浅说……………38)

第四部分

- 略论汉语构词法……………张寿康(159)
-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……………吕叔湘(178)
- 关于多义词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王立廷(209)
- 现代汉语同义词的类型……………谢文庆(218)
- 反义词及其在构词上和修辞上的作用……………张拱贵(230)

现代语里的古语词·····	张世禄(247)
关于方言词的问题·····	天水(257)
成语的基本形式及其组织规律的特点·····	朱剑芒(263)
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、文化传统、语言特点的关系 ·····	向光忠(274)
谚语及其艺术特色·····	段平(285)
汉语惯用语简说·····	施宝义 姜林森 潘玉江(300)
歇后语的语义·····	温端政(317)
建国以来汉语词汇的变化及其原因·····	王还(332)
谈词语规范问题·····	王力(344)
试论语文词典编纂工作·····	罗竹风(248)

谈 形、音、义

吕 叔 湘

文字有形体、声音、意义三方面，这三方面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研究。或者是研究一个字的形、音、义的内部联系：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写，这个字为什么读这个音。这种研究从《说文解字》以来就形成了一个传统，现在管它叫文字学。或者是研究不同的字在形、音、义方面的异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从前的文字学著作有的也附带讲点儿，后来又有《字辨》一类的书，供人参考和学习，但是缺少系统的论述。对一般人来说，知道一个字本身的形、音、义关系当然也有点儿好处，可是关于这个字和那个字的形、音、义的异同和关系的知识，也许更有实用价值，可以帮助他少念别字，少写别字。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一般的情况。

最理想的文字应该是一个字只有一个写法（拼法），一种读音，一个或者相近的一组意义；任何两个字都在形、音、义三方面互相区别。可惜世界上没有这种文字。以英语为例，一个字会有两种写法，象 *enclose* 或 *inclose*（封入），*goal* 或 *jail*（监牢）；一个字会有两种读音，象 *read*（读）现在时念 [ri:ɹɪ]，过去时念 [ced]，*permit* 动词（允许）念 [pə' mit]，名词（允许状）念 [' p ɹɪ mit]；几个字的读音会完全相同，象 *know*（知道）和 *no*（不）都念 [nou]，*right*（右）、*write*（写）和 *rite*（仪式）都念 [rait]。就复杂的程度说，英语可以说是中等，

有些语言比英语好些,可是汉语的情况比英语还要利害些。请看下面这个例子:

cháng		长短(1) 擅长,长于(1a)
zhǎng	长	长幼,长辈(2) 首长(首长)(2a)
		生长,增长(长大、长高)(3) 增高(涨水、涨价)(3a) (高涨)(3a)
zhàng	涨	增多(钱涨出来了)(3b) 增大(豆子泡涨了)(3c) (热胀冷缩)(3c)
	胀	过满 肚子发胀、头昏脑胀(3d)

三个读音,三个字形,三组意义,但不是一对一而是互相参差。zhǎng这个音联系两组意义;生长、增长这一组意义分属两个音,写成三个字;zhǎng和zhàng各有两种写法;“长”这个字形要为两个读音和三组意义服务。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当然不多,可是一般程度的纠葛是很多的。

如果拿汉字做出发点,可以分别下面这些情况:(1)一字多形——异体字;(2)一字多音——异读音;(3)一音多字——同音字;(4)一字多义——多义字。底下就按这个次序看看汉字的形、音、义交叉的情况,最后谈谈从语言的角度看,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。

(1)先说**异体字**。异体字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。两个或几个字形,必须音义完全相同,才能算是一个字的异体。

譬如“强、強、彊”是一个字，“窗、牕、窓、窻”是一个字。一般情况，异体字的形体总有一部分相同，上面这两组都是这样。可是也有全不相同的，例如“乃、迺”，“以、日”，“專、耑”，“野、埜”，等等。

有些字只在用于某一意义的时候才有另一种写法，用于另一意义的时候就不能那样写。例如“凋、瑯、彫、雕、鸞”五个字形，没有两个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通用的。

“草木零落”	凋	×	彫	雕	×
“镂刻”	×	瑯	彫	雕	×
“彩画涂饰”	×	瑯	彫	雕	×
“鸞鸟”	×		彫	雕	鸞

真正的异体字并不太麻烦，麻烦的是这种部分异体字。再举两个例子：

}	纪、记（纪念、纪录、纪事）
	纪（纪律、世纪）
}	记（记号、记忆、记者）
	挫、剉、铄（少）（挫折、
}	挫（抑扬顿挫）
	铄、剉（挫刀、挫平）

异体问题又常常跟异读问题纠结在一起。例如“强”有三种写法，同时有三种读音（qiáng, qiǎng, jiàng），不过字形和字音之间没有选择关系。下面是有选择关系的例子：

灌	huān = 欢	舍	shě = 捨
	xuān = 渲、喧		shè ≠ 捨

音分化了，形成“文白异读”的现象。各地方言都有这种现象，北京话不是最突出的。

有些异读字的一个读音专门用在姓氏或者地名上。例如：“任”一般念rèn，姓念rén，地名“任县、任邱”也念rén；“华”一般念' u，姓念 uà，地名“华山、华县、华阴”也念 u；“堡”一般念b o，陕西的“吴堡”念' u，河北许多地名里的“堡”念Pú。

上面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是读音的差别并不表示意义有多大差别，只是使用的场合不同罢了。另外有些字，不同的读音所联系的意义已经有些距离。例如：

好：hào，好坏；hào，爱好。

缝：féng，缝补；fèng，缝儿。

传：chuán，传播；zhuàn，传记。

调：tiào，调弦；diào，腔调。

这类字很多。它们的读音差别是古来就有的，规律性颇强，主要是用不同的声调表示不同的词类，声母的不同往往是声调不同引起的（如“传”、“调”）。这类字从语言的角度看，都应该算是两个字，不过关系很密切，可以叫做“亲属字”。

有些异读字，读音虽然相近，意义相差很远。从语言上看，不但不是一个字，也不能算是亲属字，只是几个字共用一个字形罢了。例如：

差：chā，差别；chāi，差遣。

炮：pào，炮制药材；pào，枪炮。

的：dí，的确；dì，目的；de，红的。

打：dǎ，敲打；dǎ，一打十二个。

末了这个例子最明显，一打的“打”是译音，跟敲打的“打”

毫无关系。枪炮的“炮”原来写做“礮”，红的白的的“的”原来写做“底”，也可以证明跟另外那个“炮”和那个“的”不是一回事。（的确的“的”和目的的“的”意义相关，古时候读音相同，是一个字，现在读音不同，也许得算两个字。）

另一类异读字的读音相差很大。这里边有的是意义相同，“例如尿”有niào和suǐ两读，“拗”有ào和niù两读。这往往是不同方言混合的结果。有的是意义毫无关系，是借用字形的结果。例如古代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后世称一百斤为一担，有时也写做“石”，于是“石”就在shí之外又添了dàn这个音。广西僮族的“僮”读zhuàng，借用僮仆的“僮”tóng，于是“僮”字就有了两个读音。这种现象就是日本人所说的“训读”——借用汉字代表日语的字眼，不取汉字的音而用原有字眼的音来读，例如写“人”可是读hito，写“山”可是读yama。这种异读字，无论是方言混合的结果，或者是借用字形的结果，既然声音相差很远，在语言里都得认为是不同的字。

异读字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，可是在文字的学习上增加不小的困难。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已经删汰了不少异读，保留下来的是委员会认为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或者使用场合不同的。可是大多数字都只有一个读音，一字一读是合乎文字功能的原则，因而也是深入人心的趋势。因此只有几个读音都是常常应用，势均力敌的时候，才能长久并行，较如“长”cháng和“长”zhǎng，“乐”lè和“乐”yuè。否则比较少用的读音很容易被比较多用的读音排挤了，例如“间接”不说jiànjiē而说jiānjiē，“处理”不说chǔlǐ而说chùlǐ，“从容”不说cōngróng而说cóngróng，“一唱一和”的“和”不

说¹而说²，不但常常可以从一般人嘴里听到，而且也常常可以从电影里、舞台上和广播里听到了。是不是有一天会“习非成是”呢？谁也不敢预言。

与此有关的是文言里的破读问题。例如“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”的第二个“衣”字读¹，第二个“食”字读²：“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”的第二个“王”字读²。有人说这种破读是注家的造作，不一定在实际语音上有根据。也有人认为当时语音确实有分别，现代还有不少用声调表示词类的字，可以作证。作为语言史上的问题，可以进一步研究，但是作为现代人学习文言的问题，也未尝不可以另作考虑。现代的异读是活在人们口头的，尚且有一部分已经在逐渐被淘汰，古代的异读只存在于古书的注释中，自然更不容易维持。还有一说，文言里的字已经全用现代音来读，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都已经读成同音，惟独这些破读不予通融，是不是也有点儿过于拘泥呢？

(3) 同音字可以按意义是否相关分成两类。意义不相关的，象“工、公、弓、公”，“电、店、殿、惦”，例子多得很，不必列举，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。意义相关的同音字可就不同了。它们的意义联系不是偶然的，是跟字音有关的，例如“崖”和“涯”，“亭”和“停”，“方”和“坊”，“椅”和“倚”，“曆”和“歷”。这些字是古时候就同音的。也有古时候只是读音相近，后来变成完全相同的，例如“穫”和“获”，“座”和“坐”（古上声）。此外还有从古到今都只是读音相近而不是完全相同的，例如“长、张、帐”，“孔、空、腔”，“叉、杈、汉、岔”（后三字同音），“环、圈、圆、旋”，“见、现”，“昭、照”，“劈、辟”，“知、智”，“牵、挛”，“分、份”，“背、揆”。

这三类字，光从读音看只有前两类是同音字，但是这三类字都是每组读音相同或者相近，而意义相关的，从语言的角度看都是亲属字。

这里边有几个字的字形需要说明一下。古时候“曆”也写做“歷”，“座”就写做“坐”，“智”就写做“知”，“现”就写做“见”，很多书里还保留这些写法。“椅、絳、份、搯”出现更晚，“椅”原先就用“倚”字，其余三个字原先都没有偏旁。这样，问题就复杂起来了。拿“智”字做例子，也可以写做“知”，那末，就“知”这个字形说，它是个异读字，有平声和去声两个音；就去声这个字说，它有“知”和“智”两个异体；从音和义的联系说，这个去声字和平声字是亲属字。“椅、絳、份、搯”都是近代才出现的字形，是所谓“俗字”，不过“椅”和“絳”资格老些（“絳”简化为“纤”），“份”字资格虽不老，也站住了，只有“搯”字又作为异体，归并到“背”字里去了，尽管两个字不同音。

还有一种特殊的同音字：“他”和“她”和“它，”“的”de和“地”e。这里的字形分别纯粹是书面上的事情，在语言里只能算是一个字。

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。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，一般字典、词典收字大约8000—10000个，平均一个音节担负七八个字。当然不可能“平均”，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，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，《新华字典》（1962年版）里zhi这个音节有38个字，外加9个异体。

同音字多了，是否会在语言里产生混乱呢？事实上，这种可能性极小。因为字总是组织在词句里的，这个音在这里联系什么意义，一般没问题。在书面语里，字形不同当然有

帮助，但是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，“一字多义”一般也没问题。口语没有字形的帮助，照样能发挥交际上的积极作用。不过在文字的学习上倒的确引起一些困难，个别字多数是由于同音。

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，编民歌、说笑话、说俏皮话的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。(1)六朝的《子夜歌》等民歌就已经有这种“谐音”的例子：“执手与欢别，合会在何时？明灯照空局，悠然未有棋(期)。”“我念欢的的，子行由豫情。雾露隐芙蓉，见莲(怜)不分明。”“奈何许！石阙生口中，衔碑(悲)不得语。”(2)谜语里谐音的例子：“穷汉不肯卖铺盖——刘备(留被)。”(3)歇后语的例子：“灯草拐杖——做不得拄(主)。”“旗杆上绑鸡毛——好大的掸(胆)子。”(4)笑话里的例子：唐朝优人李可及，有一天有人问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，他说是女人。问的人说：这怎么说？他说：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“敷坐而坐”，佛要不是女人，为什么要夫坐而后儿坐呢？(唐朝妇女常自称为“儿”。)(5)对话里的例子：京剧《卖马》里秦琼对店主说要卖铜〔jiān〕，店主说“不洗衣裳要碱做什么？”老舍的《断魂枪》里的沙子龙，遇到徒弟们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的时候，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：“教什么？拿开水浇吧！”(6)绘画里也常常有谐音的现象，例如画条鱼表示“吉庆有余”，画两个喜鹊立在梅树枝头，表示“喜上眉梢”，画五个蝙蝠表示“五福临门”，画三只羊表示“三阳开泰”，等等。

(4)多义字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很普通的现象。越是常用的字，越是意义多。意义多的项也很难有固定的标准，可以分得细些，也可以分得粗些。同一个字，在小字典里也许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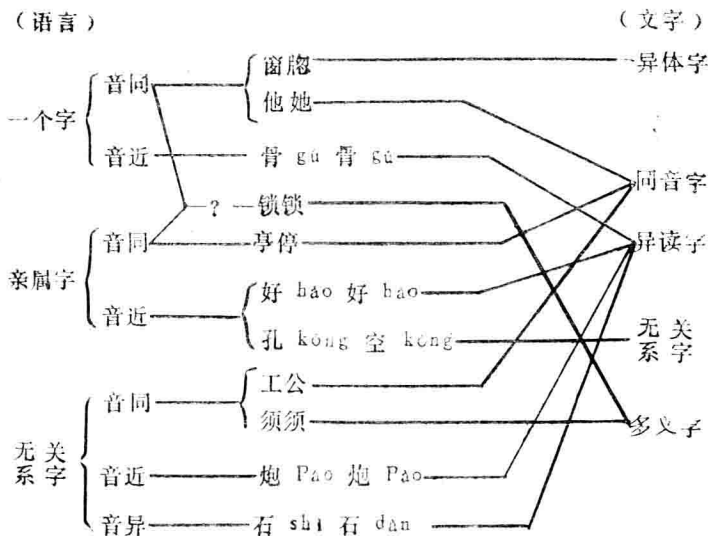
分两三个义项，在大字典里就可能分成十几项甚至几十项，这里就不举例了。需要讨论的是一个字的几个意义相差到什么程度。在语言里就不应当还把它们看成一个字。最明显的是译音字。例如长度单位的“米”，跟吃的米“米”毫无关系；重量单位的“克”，跟克服的“克”毫无关系。其次是虚字，虚字一般都是借用一个同音的实字。例如须要的“须”借用胡须的“须”（后来写成“鬚”，现在又简化成“须”）；不要的“别”借用分别的“别”。这些都应该破除字形的假象，看成同音同形的两个不同的字。

此外还有许多字，几个意义的差别也很大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：快速的“快”和痛快的“快”；缓慢的“慢”和傲慢的“慢”；树木的“木”和麻木的“木”；配偶的“偶”和偶然的“偶”；排列的“排”和排除的“排”；快速的“疾”和疾病的“疾”；竹筒的“筒”和简单的“简”；材料的“料”和料想的“料”；露水的“露”和显露的“露”，等等。这些字的不同意义很可能原来就没有关系，有的也许当初有联系，可是现在也联系不上了。这种字也应当看做两个同音字。

另一类字，几个意义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，可是差别还是比较大，尤其是考虑到词类。例如：锁门的“锁”和一把锁的“锁”；消费的“费”和水电费的“费”，相信的“信”和一封信的“信”；书写的“书”和一本书的“书”；张开的“张”和一张纸的“张”，等等。这种字似乎可以算一个字，也可以算两个同音的亲属字。在语言里，一字多义和两字同音是很难区别的。这种游移两可的情形可以以某些“俗字”的产生看出来。例如把“上鞋”写做“淌鞋”，把“安装”写做“按装”，把“包子”写做“饱子”。这些字

我们管它叫“俗字”，其实过去汉字的越来越多，主要就是这样的，不过利用的时间长了，著录在字书里，就不再说它是俗字罢了。

上面分别异体字、异读音、同音字、多义字，是从汉字出发来谈的。谈着谈着就发现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，这样分类并不能说明问题。从语言出发，主要是音和义的问题，字形只有有限的参考作用。在语言里，或者是一个字（语素），或者是两个亲属字，或者是两个无关系的字。语言里的一个字，在文字里可以有几个字形；更多的情况是，文字里的一个字，在语言里该算做两个字。可以画成一个简单的图（见下图）。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，两方面的参差是相当厉害的，特别是异读音包括多种情况。语言在不断发展中，文字总是比较固定，比较保守。有人说汉字是最适合汉语的文字，可是要照我们今天谈的各种情况看，汉字为汉语服务也并不那么尽善尽美。



(《文字改革》1964年3期、4期)

六

柳 曾 符

平常识字大都只求知道这个字怎样写，怎样读，怎么讲，很少去问个为什么。更不大会有人想这个字怎么造。实际上这些问题很有意思。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知其然，最好还要能知其所以然。

前人研究汉字如何构造的学问叫做六书说、“六书”这两个字，最初见于《周礼》：“保氏掌谏王恶，而养国子之道，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”东汉郑众、班固及许慎都对此作了大同小异的解说，原因是他们都是师承了刘歆的说法，而班固的《艺文志》更是直承刘歆《七略》的原文。三家六书的名称及次序如下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

象形 | 象事 | 象意 | 象声 | 转注 | 假借

郑众《周礼解诂》：

象形 | 会意 | 转注 | 处事 | 假借 | 谐声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


指事 | 象形 | 形声 | 会意 | 转注 | 假借


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取许慎的名称，班固的次序。此说认为文字由图画而来，形象当在指事之先。不过实际上结绳等实物记事既在文字之先，后来数字中的一、二、三诸字都为


指事，所以许慎的次序亦还可取。但前人有以此作为文字产生时代先后的根据，则又未免太机械了。


许慎在《说文》序中对六书名称都加以解说并举有字例，现在逐一解释如下：

一、**指事** 许慎说：“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上下是也。”意思说这个字初看可以识别到他的形象，仔细审辨，就能知道这个标志的意思。指事细分又可分为独体指事、合体指事、变体指事三类，如


“上”：甲骨文作。


“下”：甲骨文作。

“文”：甲骨文作。许慎说：“错画也，象交文。”


“八”：甲骨文作。许慎说：“象分别相背之形。”即指分别相背之事。


以上都是独体指事。

“朱”：甲骨文作。许慎说：“朱：赤心木，松柏属，从木，一在其中。”

“刃”：甲骨文作。在刀上加一点，用来表示刀口所在。

以上是合体指事。


“匕”：小篆作许慎说：“变也，从到人”。就是以一个人倒转来为另一个字。

“交”：甲骨文作。象一个人作交腿之形以表示交错。


以上是变文指事的例子。

二、**象形** 许慎说：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屈，

日月是也。”就是说象形是按照物体屈曲的形状而画成的。现在的文字已发展到符号化，这种情况就不易看出，而在古文字中较易看出这种特征。如：

“山”：甲骨文作，象山峰突起的形状。

“水”：甲骨文作，象水流形。

“耳”：甲骨文作，象人耳形。

“目”：甲骨文作，象人目形。

指事和象形都是独体成“文”。（合体指事多一个不成文的符号。）它们的区别是一象具体的物而一多象抽象的事。所以象形字多名词，而指事字多动词和形容词。

三、形声 许慎说：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”形声字有声旁、义旁二部份，各用一字组成。义旁表示这一个字属于那一类事物，声旁取声音相同或相近，意义有关的字表明这个字的声音。

如“江”“河”为水，所以都是水旁，而“工”、“可”即表其声。又如“松”“柏”，“木”是形旁，“公”“白”是声。“页”“颈”二字，“页”是形旁，“丁”“丷”是声。这种造字方法最容易，所以新字如“钾”“钠”化学元素名称等均用此法造成。

《说文》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指事和象形两类字所占的比例不大，加起来不过数百字，因为好多复杂的人事，物体的名称、状态等，都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标志来说明，所以必然产生形声、会意两种方法，其中尤以形声方法的作用最大。形声字和指事、象形、会意三种造字方法不同。区别在于后三类字都只含表意成分，而形声字则发展到兼用表声边旁的方法。由于古今音变的关系，现在有的字的读音则已和声旁